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九十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九十七

設官部三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　大夫總載
光祿大夫　增榮祿大夫　資德
大夫　資政大夫　資善大夫　正奉大夫　通
奉大夫　中奉大夫　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
嘉議大夫附　太中大夫　中大夫　增亞中大
夫　中散大夫　增中議大夫　中憲大夫　中
順大夫　朝議大夫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
增朝列大夫　奉政大夫　奉議大夫　奉直大
夫　奉訓大夫附　諫議大夫　通議郎　朝議
郎　承議郎　增承德郎　承直郎　儒林郎
承務郎　宣德郎　通直郎　朝請郎　朝散郎
文林郎　增承事郎　宣義郎　給事郎　徵

事郎　承奉郎　增從仕郎　修職郎　廸功郎
修職佐郎　廸功佐郎　登仕郎　將仕郎
增登仕佐郎　將仕佐郎附
議郎　童子郎　士

開府儀同三司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文帝元年始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　後漢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之名自此始也殤帝延平九年鄧隲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自此始也又獻帝以伏完爲輔國將軍儀比三司　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自

此始也漢末奮威將軍晉江右伏波輔國將軍並加大而儀同三司江左以來將軍則中鎮撫四鎮以上或加大餘官則左右光禄大夫以上並得儀同三司　齊開府儀同三司如公　梁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禄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自晉以來又有如開府同三司之儀者自羊祜始焉漢末呂布開府如三司其他無聞至晉羊祜為車騎將軍督荆州諸軍事開府如同三司之儀累年謙讓不辟士不備寮屬及始有所命辟士未到而卒不能除署後當陽侯杜元凱表哀其家無胥嗣官無命士請更議之詔不許江左

亦多有之梁沈約爲侍中右光祿大夫徐勉爲約請三司之儀武帝不許　又邵陵王綸爲平南將軍湖州刺史王茂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並同三司之儀　後魏亦有之普泰初特以介朱世隆爲儀同三司位次上公　北齊亦有儀同三司者任城王湝等諸王多爲之湝戶皆反　又有開府儀同三司及儀同三司　後周建德四年改開府儀同三司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又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儀同大將軍　隋文帝並以爲散官又諸衛各置開府左勳衛開府右翊一開府二開府三開府及武衛武候領

軍東宫領兵開府準此府置開府一人又有儀同府儀同以下置員與開府同初開府儀同三司爲四品散實官至煬帝又改爲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三公　唐武德七年改上開府儀同三司爲上輕車都尉開府儀同三司爲輕車都尉儀同三司爲騎都尉後又以開府儀同三司爲文散官開元以前舊例開府特進雖不帶職事皆給俸禄得與朝會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宫盛德罷劇就閒者居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初制以節度使兼中書

令或侍中或中書門下平章事皆謂之使相以待勲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隨其舊職或檢校官加節度使出判大藩通謂之使相故事宰相去位例進官一等或易東宫三少惟趙普以開國舊臣在相位久故以使相罷蓋異恩也其後吕夷簡王欽若罷相皆以爲例元豐新官制始改為開府儀同三司　續文獻通考曰遼散官無考　金從一品上曰開府儀同三司中曰儀同三司　元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皆正一品　明無

此官

開府儀同三司二

原東觀漢記曰鄧隲字昭明延平九年拜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王隱晉書曰太始七年以鄭襄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使就第拜授襄推讓上送印綬至於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第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　又惠帝元康元年詔曰王戎清虛履道謀猷沖遠歇歷外任宣力四方入掌機衡文才允敘將澄

清風俗顯一羣望宜崇其職乃可賛成王化以光禄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　增唐書曰尉遲敬德封鄂國公老
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　又李勣永徽元年求
解僕射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　又長孫無忌進
尚書右僕射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
儀同三司　又李光弼相州之敗帝以僕固懷恩違令
覆軍優詔名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
中書令　宋史曰潘美初為北院使太平興國初改南

院使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　又范純仁徽宗即位以觀文殿大學士名之純仁乞歸養疾帝許之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御書碑額曰世濟忠貞　又趙雄字温叔孝宗時拜右丞相改知江陵府光宗將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甚剴切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改帥湖北　金史曰豫王永成世宗子風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二十五年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　元

史曰巴延驛名至自大同世祖崩巴延總百官以聽成宗即位於上都親王有違言巴延握劒立殿陛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五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大傅録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時有忌之者巴延語之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　又拜珠仁宗即位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四年進榮禄大夫五年進金紫光禄大夫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議大政必

曰合典故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止說典故何邪拜住徵笑曰公試言國朝何事不依典故同官不能對

開府儀同三司三

原班同三事 詳杜氏通典

詔給親信 王隱晉書元康元年詔曰中書監張華歷代心腹朕所憑賴酬其勲績使儀同三司給親信數滿百人

增濫觴開府 北齊書曰後主驕縱無度諸濫得富貴者將數萬人庶姓封王者百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馬及鷹犬乃有儀同之號鬬雞亦號開府

襁褓儀同 隋書曰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子孫雖襁褓皆拜儀同其一門執笏百有餘人

原羊祜文武佐命 王隱晉書太始八年詔曰羊祜歷位文武

有佐命之勲其以祜為車騎開府如三司之儀

張華虚沖挹損　又曰惠帝元年詔曰張華虚沖挹損難爲高尚其以華爲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王戎清虚履道　詳前王隠晉書

增孝嗣角巾丘園　齊書曰徐孝嗣加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将何以堪之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

李靖不辭衰疾　唐書曰李靖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将伐遼名靖入曰公南征北討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

高儉屢輔監國　又曰高儉字士廉太宗幸洛陽以太子監國命攝少師久之乞致仕聽解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帝伐高麗皆同太子監國駐定州

張説以左相加　又曰張説字道濟遷左丞相上日勑所司供帳設樂内出醪饌帝為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

世忠以功臣進 宋史曰韓世忠平湖南授太尉賜帶笏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内外諸將帥建炎三年進開府儀同三司

安丙鎮蜀錫命 又曰安丙鎮蜀授開府儀同三司遣閤門舍人致錫命錫旌節金印衣帶鞍馬

學士封還制書 又曰王淮字季海孝宗中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畀儀同三司恩數淮封還制書

開府階宜廕子 文獻通考曰按唐官者所歴散官與文官同仇士良至開府儀同三司請廕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廕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是也此外貴璫階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正議大夫者多有之宋朝立法不以内侍混清流故自有階官云

韓時議禮進階 金史曰韓時字公美天會十二年爲禮部尚書在職七年當是時朝廷方議禮制度或因或革故時在禮部燕領太常甚久皇統間乞致仕乃加開府儀同三司

開府儀同三司四

原詩周王褒别裴儀同詩曰河橋望行旅長亭送故人沙飛似軍幕蓬卷若車輪邊衣苦霜雪愁貌損風塵行路皆兄弟千里念相親　增唐杜甫贈哥舒翰開府詩曰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戰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防身一長劒將欲倚崆峒

增制唐常袞授李抱玉開府儀同三司制曰門下秉德

者必先於沖讓報功者亦資於禮秩遂其所執以彰明哲之心存其所賞以稱勲賢之策則勞臣知勸羣議允從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陳鄭澤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李抱玉風雲所感挺此人傑文武相濟弼於朕躬沖而不盈泰而彌損累執范宣之志不言馮異之功足以光昭史冊軌度搢紳今之儀同末曰優異以其遜職是有進階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　又授李秀璋開府儀同三司制曰勅

儀亞槐庭寵分茅社議功而賞舊典斯存某官議慮深遠理懷明濟勁節不奪長才有餘湟中絕塞久毗戎幕車師前部仍領藩條摧兇陷堅勝捷相繼軍吏緩帶邊人反耕緬思忠勞益用嘉歎宜進秩於八命更褒封於五等

原章齊王儉拜儀同三司章曰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定分器滿必傾往復之恒理遂乃班同袞章燮和台曜外參論道內總百司物議惟塵自識非據　梁庾肩吾

爲武陵王拜儀同章曰臣宅慶紫霄聯休皇極地均指日旣無跡而成高仕若乗風故不行而自遠今者四郊無壘天下同文都尉春田猶居塞外單于冬獵不入漁陽臣坐牧三邊非勞士戰豈能屯兵大夏封萬里之侯飛箭遼城受千金之壽論其才望有懼茂弘先佩印綬常羞叔度

原表梁王篘爲王儀同瑩初讓表曰執玉獻金卒先五等覲冕迎輅光導百辟坐階遠大遂致隆滿自位昇朝

首職冠禮闈辭滿之願將際致仕之請方奏而恩渥恩膏昭獎必被寵章爰降朝野驚矚是以安石歸於固請元規終以致讓況臣才質空疎器量庸淺而可以安叅鉉席覥貌槐庭

沈約為始興王讓儀同表曰徒塵翠幄方降紫泥以茲上令用隔下情況高擬萬石爰均八命室等天潢服加黼黻出則高陪千乘入則仰司百揆陛下道苞九舜明出十堯萬徽必理一物興念有紆元鏡暫垂止水

王僧孺為南平王讓儀同表曰臣聞石

瓠難剖用謝餠罍瘣木云庇事埀丹雘逢聖徼天一朝
賞至非能聲均吳楚譽埒梁陳故以神夢紫霄心飛丹
掖品同儀比媿眩莫殊　陳江總太保蕭公謝儀同表
曰阪泉野戰𩿨無汗馬之勞代邸運籌又闕前戈之勇
薄伐專征早游邊外執玉奉酬又虧朝則王人降止朝
冊遠臨奉述勑書曲停表奏滄波阻夐既杜敬仲之辭
闗路悠長致絶趙襄之讓心馳紫路登文石而莫由目
送白雲拜承明而無日

原墓志梁簡文帝儀同徐勉墓志銘曰朱弓表瑞寶劒攸歸長淵斯注瓜瓞含輝舉直斥偽校名責實朝有進賢野無遺逸

特進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　後漢皇后父兄率為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隋志曰特進舊位從公光武以鄧禹列侯就第加特進奉朝請是特

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也而賓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自二漢及魏晉以爲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列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晉惠帝元康中定令特進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俸日四斛太康三年始賜春絹五十疋秋絹五十疋緜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一人軺車施耳後户一乘無章綬

齊時位從公陳因之後魏北齊用人皆以舊德就閒者居之　隋文帝以爲散官不理事煬帝即位廢特進官唐爲文散官　傅咸集曰特進執皮帛坐侍臣之下門下屬漢武特進執璧已有舊制令特進宜執璧繼公齊職儀曰特進以功德特進見也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左右僕射爲宰相官元豐更官制乃以特進換之續文獻通考曰金從一品内中次曰特進下曰崇進崇進古無金所增　元因之特進崇進皆正一品　明正一品

文武勳俱左右柱國階俱初授特進榮禄大夫陞授特進光禄大夫　弇山堂别集曰明制階以特進爲重而勳尤以左柱國爲崇特進而止柱國者有之未有左柱國而不帶特進者也獨嘉靖十五年加武定侯太師左柱國而不帶特進亦制之一變矣

特進二

增唐書曰唐儉爲光禄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　又高儉爲吏部尚書進封涼國公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

加特進　宋史曰王安石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　又陳執中代蔡京爲相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京之蠧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

文獻通考曰政和後薛昂帶觀文殿學士任特進白時中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失舊制繼詔並改光祿大夫令後特進非宰相不除　又葉夢鼎咸淳三年再名爲參知政事

詔著作郎盧鉞與台州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

特進三

原必與定議漢書張禹傳曰禹以特進為天子師就第賜安車朝服賜養牛上樽酒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　加崇諸侯晉公卿禮秩漢制以特進加崇諸侯　見禮如三公漢書諸侯王位以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舉吏如五府後漢永光三年以太尉竇融為特進舉吏如五府也　增梁商安車駟馬後漢書梁商女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賜安車駟馬　趙典布被瓦器後漢書曰趙典尊為國師位特進猶布被而寢瓦器

而食　入則極言正諫　又曰陰識拜執金吾位特進入則極言正諫至與賔客語不及國事

參議朝章國典　唐書曰魏徵慕仲山甫匪躬之節所用掾吏皆天下俊哲

在尚書省多病數辭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

特進宰相階官　宋史曰趙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秦檜忌其復用乃嗾王次翁論之且言特進乃宰相階官鼎雖請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降散官

謫居與化軍　張浚以却敵除　又曰張浚以却敵功制除特進

趙葵以安撫加　又曰趙葵辭右丞相以觀文殿學士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

內閣同時進階　弇山別集曰明正德間楊廷和梁儲同在內閣皆特進嘉靖時夏言嚴嵩同鄉在內閣亦皆特進

原鄧禹罷三公位特進　東觀漢記建武中鄧禹罷三公以列侯就第位

曹洪以驃騎位特進魏志曰文后父毛嘉以官膺爲列侯曹洪以驃騎位特進

特進四

增制唐元稹授李光顏加階特進并賜一子官制曰五原居宥夏靈慶之中當蛇豕豺狼之窟將搤咽喉之要爰授腹心之臣厥有成功宜加茂典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上柱國武威郡開國公李光顏氣敵三軍心師百行叱咤則風雲迴合開宴而樽俎周旋蓋文武之全才真古今之良將是

以淮蔡之役百勝功高青齊之師一面居最朕以蕭關尚警馬嶺猶虞五餌之詐可羞百雉之防爰度惟爾良能果諧予頤比命有司褒乃實効僉曰古諸侯勲德優盛則就加特進以寵之我國家封植崇重則有朝請一子以異之予嘉乃勤蕙用兩者兹謂上賞爾惟欽哉可特進仍與一子正員四品常叅官餘如故

原墓志梁孝元帝特進蕭琛墓志銘曰山東流水關西城市義府辭鋒風飛雲起遊楚宦梁桂馥蘭芳蓮花可

賦迷迭成章學類五行書倅三箧巳研金匱兼採玉牒
石祠既擬欒社玆同桃李成徑松栢為叢天地長久永
扇高風　陳江總特進光禄大夫徐陵墓志銘曰耕耘
書圃弋獵文場藻思綺合尺牘繡揚辭夸太史筆利干
將心緘武庫口定雌黄奉使巡採絕域遐深市朝遷貿
陵谷相侵形寄王績名宣攀附高排閶闔鬱轉雲路年
踰致仕齒及懸車夜漏方盡馳光復斜平原出宿庠序
為家隴愁宿霧松悲閑鳥地迴雲低山重樹小九原孤

月三泉送旄疇曩行役共上河梁予因病免君事遠將痛心期之徂謝憫時代之銷亡冀鐫石於玄家留清風於故鄉

大夫總載

原食菜陪臣　頒冰理家者不敢失于臣妾大夫　立家大夫立家　問富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　乘軒　賜杖以上俱見白帖　增毳衣詩曰毳衣如菼注毳衣天子大夫之服　羔裘詩曰羔裘如濡注美其大夫之詞　原主綱紀春秋漢含孳曰少微北大夫位主綱紀也　法山陵又曰二十七大夫法山陵也

通人事說苑曰大夫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也參國體詳下溫故知新注掌論議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掌應對續漢書百官志曰凡大夫無員數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也刑不上大夫祿倍士禮曰下大夫倍上士爲筋脈臣六韜曰二十七大夫者爲筋脈之臣爲帝者佐春秋漢含孳曰少微之北大夫位為帝者佐也毗亮九卿漢官儀曰天子二十七大夫職在言議毗亮九卿職參九卿帝王世紀曰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一國之高文子曰取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也四方之則漢官

解詁曰光祿大夫諫議大夫揖讓羣卿四方則之

能有德音　毛萇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以爲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也

可與國事　漢官儀曰感物造端才智深美可與國事故舉爲列大夫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際稱詩以喻其志別賢不肖而觀盛衰者也

進賢達能　白虎通曰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

溫故知新　漢官解詁曰武帝以中大夫爲光祿大夫於古禮爲天子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光祿大夫太中諫議大夫皆能溫故知新率由舊章與參國體稽合同異皆能分明古今辯章舊聞講論五始謹按公羊傳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元者歲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者月之始公即位一國之始也

位崇

羔鴈三命為大夫　象法山陵白帖　常在於仁說苑曰大夫者行猶舉繩不傷于言言達於世不害于身通于關梁實于府庫如此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也　大夫不可徒行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大夫致仕賜之几杖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于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光祿大夫一

榮祿大夫　資德大夫　資政大夫
資善大夫　正奉大夫
通奉大夫　中奉大夫　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　嘉議大夫附

原杜氏通典曰秦時光祿勲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

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漢志曰夫者扶也膚也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明當以其肌膚知能侍君父也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無常事唯顧問應對詔命所使無員後漢光祿大夫三人凡諸國嗣王之喪則掌弔多以爲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無員轉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皆加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魏文帝以楊彪爲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命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容之禮及西晉受命置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而光祿大夫如故加金章紫綬並

與卿同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幷祿賜班位吏卒皆與特進同復以為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其以為加官者唯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内外之職如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為禮贈之官本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其餘皆給其假銀章青綬者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泰始中唯太子詹

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禄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晉宣帝子平原王幹拜光禄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食俸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絹五十疋緜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宋氏因之齊左右光禄大夫皆據舊齒位從公開府置佐史如公年重加親信二十人魏晉以來無員其左右光禄大夫光禄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禄大夫其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禄爲銀青光禄

大夫晉時王翹之為銀青光祿大夫樂安任遐為光祿就王宴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爲金紫是也猶屬光祿勲梁又有左右金紫光祿大夫視吏部尚書左右光祿大夫視諸曹並養老病陳因之自晉以後多爲兼官後魏有光祿大夫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北齊皆以舊德就閒者居之與特進同後周有左右金紫左右銀青四光祿大夫隋有光祿大夫左右光祿大夫皆爲散官不理事唐初猶有左右之名貞觀以後唯曰光祿大夫金紫光祿銀青光祿並

爲文散官按前代光禄大夫始加金章紫綬及銀章青綬者並尊崇之皆在光禄之上後魏定令誤遂因仍不改　漢官解詁曰武帝以中大夫爲光禄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聯者也　漢官儀曰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不言屬光禄光禄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别之　百官表注曰光禄大夫古官也銀章青綬詩云三事大夫莫不夙夜職掌言議毗亮論道獻可替否賛揚德化　增文獻通考曰宋元豐更官制以金紫光禄大夫換吏部尚書銀青光禄大夫換

五部尚書以光禄大夫換尚書左右丞時宰相王珪任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上以珪久不進官因改官制乃特授銀青光禄大夫　金正二品上曰金紫光禄大夫從二品上曰光禄大夫元正一品曰金紫光禄大夫從一品曰光禄大夫明正一品授特進光禄大夫從一品授光禄大夫　榮禄大夫金置正二品下曰銀青榮禄大夫從二品下曰榮禄大夫元正一品下銀青榮禄大夫從一品下榮禄大夫明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禄大夫陞授特進光禄大夫從一品初授榮禄大夫陞

授光禄大夫　資德大夫資政大夫資善大夫三階皆
金置為正三品元爲正二品明因之正二品初授資善
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　正奉大夫通奉
大夫中奉大夫三階宋大觀間新置金為從三品元為
從二品明從二品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
正奉大夫　正議大夫通議大夫　嘉議大夫　原杜
氏通典曰正議大夫通議大夫皆隋置散官蓋取秦大
夫掌議論之義唐並因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元豐

間更官制以正議大夫換六部侍郎并作一等以通議大夫換給事中而嘉議大夫則金所置也金為正四品元為正三品明正三品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

光祿大夫二

原漢書曰杜陵王仲翁出入蒼頭廬兒傳呼甚寵蕭望之守門顧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乎望之曰人各有志　又元帝以少傅周堪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

領尚書事　東觀漢記曰張湛字子孝爲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湛常乗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樊英别傳曰詔書告南陽太守曰五官中郎將樊英委榮辭祿不降其節今以英爲光祿大夫賜歸家所在縣給穀千斛常以八月存髙年致牛一頭酒三斛　魏志曰黄初四年光祿大夫楊彪詔給吏卒門施行馬　增太平御覽曰晉王藴字修仁烈宗將納后訪于公卿對曰王藴地望可與國婚后既立

徵拜金紫光禄大夫　又晉顧和字君季榮族子也二歲失父總角便有清操弱冠知名榮雅器之康帝即位爲尚書僕射更拜銀青光禄大夫又遷左光禄大夫

唐書曰魏徵進左光禄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爲器人皆寳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　又李靖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竒寳帝名讓之靖無所辨頓首

謝帝辭曰赦公之罪録公之功乃進右光禄大夫賜絹千疋增户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　又劉洎字思道拜尚書右丞洎健于職于是尚書復治如魏徵時累加銀青光禄大夫　又郭曖尚昇平公主主坐事留禁中朱泚亂逼署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主罪進曖光禄大夫　又裴度平淮西策勲進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館大學士晉國公　宋史曰元豐官制行王珪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

光禄大夫及哲宗立進金紫光禄大夫　又留正慶元時復觀文殿大學士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為正所知謁正容范仲黼請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為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自是彈劾無虛歲乃責授中大夫分司西京明年許自便復光禄大夫提舉洞霄宮俄復觀文學士金紫光禄大夫　又謝深甫字子肅慶元時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謙

竟斥進金紫光禄大夫拜右丞相累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　元史曰伯顔平宋又擒反者乃進金紫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　又李孟請告歸葬其父母十二月入朝帝大悦慰勞甚至延祐元年進金紫光禄大夫　又李好文為翰林學士承旨皇太子深敬禮之屢引年乞致仕至再三遂拜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事仍以一品禄終其身　又尚文為尚書右丞武宗仁宗之世屢延致訪以國事進階自

光禄大夫轉銀青光禄大夫　弇山堂别集曰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李善長徐達皆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常茂馮勝李文忠鄧愈皆榮禄大夫右柱國　又世宗初政遣行人齎勅諭特進光禄大夫上柱國大學士劉健曰卿年近九旬體履康泰全名盛福求之當代實鮮其倫又勅諭光禄大夫大學士謝遷曰行將起卿于家得聞猷告以輔朕不逮

光禄大夫三

原次丞相漢書曰谷永字子雲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　亞九卿蜀志曰譙周字允南遷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位亞九卿　登賢俊續漢書百官志曰光禄大夫掌賵襚祠贈護喪事立嗣王存問耆老延登賢俊　給牀帳晉紀曰光禄大夫致仕多遜位者給牀帳褥席賜錢二十萬給吏卒門施行馬　長公當輿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為光禄大夫時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也　子横斷鞅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子横為光禄大夫帝欲到三輔憲諫曰天下未定車駕未可巡遂行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止到弘農潁川兵起乃還上曰悔不用光禄大夫言　樊宏謙畀華嶠漢書曰樊宏字靡卿為光禄大夫位特進宏為人謙畀畏慎不敢苟進　魯芝清約晉錄

曰光祿大夫魯芝清約儉嗇耆艾不渝上賜絹三百疋

秩二千石 漢書貢禹傳曰禹字少翁爲光祿大夫頃之上書曰頫陛下神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誠非草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仰報厚德日夜慙媿而已

官品第二 晉百官表注曰光祿大夫官品第二俸月三十五斛

出則奉車 漢書曰霍光字子孟為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出則驂乘 又曰金日磾為光祿大夫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

入朝不趨 晉諸公贊曰扶風王朝晚乃叔用為光祿比秩三司不開府辟士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太官致膳 晉中興書曰瑯琊顏含拜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敕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寮

宜爲降禮太常馮懐以問于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

倪寛經學 漢書曰倪寛以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悅之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

房鳳明經 又曰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

蔡義說詩 又曰蔡義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召見義說詩甚悅之遷御史大夫

荀遂善論 荀氏家傳曰遂字道明性雅靜善談論遷光祿大夫

增股肱之寄 馬周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公清之相 宋史曰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名用老成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尚書存問 弇山別集曰明嘉靖初敕諭光祿大夫戶部尚書韓文曰卿一時耆碩人望攸歸已

有旨起用特先遣行人齎勑存問真人考滿又曰世宗時真人陶仲文以少師一品六年考滿加特進光禄大夫

原主父言世務漢書曰主父偃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遷為郎中偃數上書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案漢武改為光禄大夫

吾丘對寶鼎又吾丘壽王傳曰壽王字子贛為光禄大夫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于甘泉宫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召而問之對曰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于公劉大于太王成于文武顯于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廼漢寶非周寶也

灌嬰數力戰

又曰灌嬰數力戰拜為中大夫案漢武光祿大夫也

汲黯數切諫 又曰汲黯名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東海太守

周堪領尚書 又曰周堪為河東太守詔曰先帝賢而傅朕出而試之三老官屬詠頌其美每使者過郡靡人不稱令徵堪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鄧晨監諸將 後漢書鄧晨傳曰晨字偉卿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

常惠勤勞拜 漢書常惠傳曰惠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

谷永才

能徵 漢書曰谷永待詔公車爲上第永既陰爲大將軍王鳳所說能實最高由是擢爲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筲之才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皁衣之吏廁之諍臣之末

增以侍郎進階 宋史曰孫固字和父元祐時爲門下侍郎以年高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于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強起視事累官光祿大夫

加銀青留相 金史曰張萬公字良輔幼聰悟善讀書父夢至一室牓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章宗時爲相屢上章以病告加銀青光祿大夫

呼光祿不名 元史曰許國禎字進之世祖在潛邸以醫徵至國禎納諫從征雲南機密皆得參預朝夕未嘗離左右或在告帝輒不悅世祖即位録前勞遷禮部尚書上疏言慎財賦禁服色設諫官建學校等事多施行凡所薦則皆知名士帝與

近臣言及勳舊大臣因謂國禎曰朕皆出征同履艱難者惟卿數人在爾遂拜集賢大學士進階光祿大夫每進見帝呼為許光祿而不名由是內外諸王大臣皆以光祿呼之

賜上尊命餞 又曰程鉅夫皇慶間為翰林學士承旨後以病乞骸骨不允命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餐粥少留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祿大夫賜上尊命廷臣以次餞于齊化門外給驛南歸

原鼂錯高第乃遷 漢書曰鼂錯對策當時有百餘人惟錯為高第乃遷中大夫謹按漢武改中大夫為光祿大夫

陳宮文武擢拜 會稽典錄曰上見天下郡郎制曰文左武右陳宮乃正中立上問此何郡郎對曰有文有武未知所如又問何施荅曰文為顏氏春秋武為孫吳兵法上擢拜大夫

武陔朝論歸美 晉諸公贊曰武陔遷為右光祿開府公以身率職朝論歸美

賀循儒

者為榮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親臨軒遣使持節加左右循病雖口不能言而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

增

常袞散官無封唐書曰常袞為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鄭子儀言于帝遂加銀青光祿大夫

趙棻宣力特授宋史曰趙棻平李全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尤儒臣所難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四上表力辭言宰相須用讀書人

原

王延世河決塞隄漢書溝洫志曰成帝初河決河隄使者王延世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于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徐自為

五原築障 漢書匈奴傳曰太初三年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按師古曰廬朐山名也朐音劬

言楚詞武帝甚悅 又朱買臣傳曰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拜為中大夫

舉賢良武帝嘉之 又董仲舒傳曰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

論辨便宜大臣數屈 又嚴助傳曰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因言國家便宜令助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帝尤親幸焉

時訪大議據經以對 蜀志曰譙周遷光祿大夫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

荀勗以左光祿開府 王隱晉書曰荀

昺字公曾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時諸州郡大水兖土尤甚昺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昺昺曰增置文法之職適恐便耗擾亂國臣竊謂不可

劉寔以右光祿開府 又曰劉寔字子真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

增敭歴省臺五十餘年 元史曰趙世延為御史丞劾奏權臣特們德爾詔奪其官及仁宗崩帖木迭兒復相銜意報復屬其黨誘世延弟誣告世延罪逮至繫刑曹再歲其弟自以所訴涉虛亡去乃得釋泰定元年復為御史中丞有旨趙世延頃為權姦所誣中書宜徧移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翰林承旨進階光祿大夫世延歴事九朝敭歴省臺五十餘年

雄文大冊皆出其手 又曰歐陽玄歴事累朝且修三史超授翰林學士進階光祿大夫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皆出其手

原常林告老為光禄大夫魏志曰常林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禄大夫　卞壼乞解拜光禄大夫晉書曰卞壼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

光禄大夫四

原表梁丘遲為柳僕射讓光禄表曰竊聞敬孫以規獻為職彝品常貴飛翠鳴玉升降禁明臣以痞疾豈伊或忝匪稱其服終朝三褫近取諸身皎日非喻臣之庸薄久塵物論假以克壯報效無階而嬰離沉痼日月滋甚

聖朝留簪履之舊愍降帷蓋之餘矜榮不徒行事存寵渥

原誄魏曹植光禄大夫荀侯誄曰如氷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寮士庶欷歔霑纓機女投杼農夫輟耕輪結轍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太中大夫一中大夫　亞中大夫　中散大夫 中議大夫　中憲大夫　中順大夫

朝議大夫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

朝列大夫　奉政大夫　奉議大夫　奉直大夫

奉訓大夫附

原杜氏通典曰太中大夫秦官亦掌議論漢因之哀帝初立御史大夫王嘉奏曰蘓令發起爲盜欲遣大夫爲使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者甚少宜預養也後漢置二十人隗囂廣置職位以自高鄭興止之曰夫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置也胡廣云諫議光祿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于古禮皆爲天子之下大夫列國之上卿魏以來無員晉視中丞吏部絳朝服進賢一梁冠介幘太始末詔除王贊爲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梁北齊皆有唐亦有之

增宋元豐官制行以太中大夫換諫議大夫神宗以寄祿官等給減少遂以太中

大夫爲宰相官故蔡確時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先換太中大夫及拜相則依前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遂爲定制其後又以太中大夫以上爲侍從官元豐中自太中大夫至金紫止六階昔之五部尚書今爲一官六部侍郎爲一官是十一官并爲兩官矣左右丞左右諫議亦并四官爲兩官其後增置通奉正奉宣奉三階自太中大夫以上惟宰執侍從乃得遷

金爲從四品元明爲從三品　中大夫秦官漢武改爲光禄大夫自後無聞北齊有之唐又置之龍朔二年七月制諸王嫡子封郡王者出身從四品下叙　宋元豐更官制以中大夫換祕書監

而殿中監本一等其時偶闕任殿中監者故只著祕書監神宗以太中大夫爲宰相官故初除執政只授中大夫是時拜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禮爲左右丞兩人寄祿官皆未至大夫只除中大夫守之金元明品同上

亞中大夫元置金增置少中大夫元延祐改亞中大夫

金從四品上曰太中大夫中曰中大夫下曰少中大夫

元從三品上曰太中大夫中曰中大夫下曰亞中大夫

明從三品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太中大夫

原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後置三十人漢官曰光武中興置魏晉無員齊梁視黄門侍郎品服冠幘與太中同陳亦有之唐又置之　增宋吏官制惟光禄大夫及中散朝議二大夫分左右金元以後無　中議大夫中憲大夫中順大夫金增置正五品上曰中議大夫中曰中憲大夫下曰中順大夫元為正四品明正四品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大夫　原朝議大夫隋置散官以取漢諸大夫得上奉朝議為名唐因之

增宋元豐更官制自朝議至中大夫凡三階金元無明有　原朝請大夫隋置散官取漢將軍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之義唐因之龍朔制諸王衆子封郡公者出身從五品上叙　增宋金元俱有明爲從四品　原朝散大夫隋置散官唐因之自正議以下令並爲文散官　增又續文獻通考曰宋金元俱有明無　朝列大夫金置舊曰奉德大夫天德二年改朝列金從五品上曰朝請大夫中曰朝散大夫下曰朝列大夫元因之爲從四品

明從四品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散大夫加授朝請大夫　奉政大夫奉議大夫金增置元改奉政爲朝政明如金制金正六品上曰奉政大夫下曰奉議大夫元正五品上曰朝政大夫下曰奉議大夫明正五品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　奉直大夫奉訓大夫金增置元明俱因之金從六品上曰奉直大夫下曰奉訓大夫元爲從五品明從五品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

太中大夫二

原數存問 東觀漢記曰張湛為太中大夫病居東門候舍人號東門君帝數存問 **數引見** 又曰張純字伯仁為太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典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一日或數四引見

賜牀帷 臧榮緒晉書曰爰邵字文伯老乞骸骨詔聽如所上拜太中大夫賜錢三十萬牀帷薦褥祿賜與卿同

給安車 傅子曰魏明帝以管寧為太中大夫賜朝服一具衣一襲被一領給安穩犢車一乘

增示優異 合璧事類曰中大夫班品甚崇祿餼亦厚著為定員有闕則補惟左右近侍得以歲月躐次而至所以示優異也

進一階 唐書曰李朝隱為侍御史執罷斜封官千四百員還長安令宦官閭興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進太中大夫一階

原橋謙儉 張璠漢記曰橋玄字公祖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秩親拜太中大夫及

卒家無餘業當時稱爲名臣

韓暨高潔 魏志韓暨傳明帝景初二年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

增獨行君子 魏志曰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郡邴原相友黄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之文帝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一體忠臣 唐書曰劉禕之爲中書侍郎時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内史騫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耳后聞以味道歸非于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因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以手足疾移于腹背尚爲一體乎禕之引咎于巳忠臣也

原最爲高大 韋昭辨釋名曰太中大夫在中最爲高大也

增書生知兵 宋史曰理宗時王居安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

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太中大夫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業於鹽可盡禁邪且彼既執三首惡以自贖他可勿治部使者遣軍將提兵往軍潰事聞命居安留捕賊即引退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知

原文帝悅賈誼 漢書曰賈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文帝悅之超遷至太中大夫

朝廷訪鄭興 續漢書曰鄭興為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朝廷每有大議輒訪焉

增諸儒相論議 東漢書曰魯丕字叔陵遷中散大夫時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和帝朝會名見諸儒相難數事帝善丕說

解襦衣之 又曰來歙守君叔南陽新野人有大志慷慨治春秋左氏東詣洛陽見上喜曰君叔獨勞苦即解襦襦衣歙拜太中大夫

原田豫食卿祿 魏書曰田豫為衛尉乞遜位未聽嘗曰年過七十而

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因拜太中大夫食卿禄焉　袁奥從卿例晉録曰太中大夫新蔡男袁奥志髙表行所宜優異可從九卿崇重之例别給史四人　增詔肩輿以朝唐書曰韋思謙垂拱初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辭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

以太中大夫致仕　事經韓大夫宋史曰太中大夫韓璹字君玉先出使吏事絶人閱案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欲有所爲民必曰此事已經韓大夫矣以故輒止　十轉至太中元史曰宋本守誠夫元統間爲集賢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兼經筵官本階官自承務郎十轉至太中大夫　布衣叨三品又汪澤民字叔志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史召澤民赴闕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階太中大夫即移書告老大學士華善欲留之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

願足矣遂致仕歸

門亦施行馬 太平御覽曰光祿大夫門施行馬泰始中華表為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門亦施行馬

原說詩高祖之前 漢書曰陸賈拜太中大夫賈時時前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

侍講華光之內 後漢書曰劉寛字文饒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

曼倩敖弄公卿 漢書曰東方朔字曼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

文舉愛才樂酒 張璠漢記曰孔融字文舉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魯丕道藝深明 詳諸儒相論議注

嵇康風姿清秀 晉書曰嵇康字叔夜風姿清秀高爽任真與魏

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朝賀待以師禮 謝承後漢書曰陳囂字子公拜太中大夫年七十每朝賀帝待以師傅之禮

致仕秩與卿同 見門亦施行馬注

定官名興禮樂 漢書曰賈誼遷太中大夫以為漢興三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與禮樂乃草具其儀法

增蠲逋負還流人 宋史曰韓忠彥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用其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曾布為右相惡其忠直敢言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降為太中大夫

原使南越尉佗稱臣 漢書曰陸賈使南越賜尉佗印為南越王卒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命高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會東郡盜賊請降 續漢書曰耿純字伯山以威信著于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闓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

純請降大兵不戰而還所舉稱貶黜奉使稱意

行風俗多所舉稱　漢書曰蓋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舉稱貶黜奉使稱意

在朝廷數上便宜　續漢書曰梁統字仲寧拜太中大夫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爲當今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行舊典

名見宣室對得失　漢書曰王嘉字公仲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

徵詣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遷太中大夫

明堂問治亂　又曰武帝初臧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以安車蒲輪迎申公問治亂之事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大夫

諫議大夫一

原杜氏通典曰諫議大夫秦置諫議大夫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之後漢增諫大夫爲諫議大夫後漢書曰來歙父仲哀帝時爲諫議大夫誤矣亦無常員二漢並屬光祿勳韋彪字孟達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之不宜也自後無聞矣後魏亦曰諫議大夫北齊有七人屬集書省後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蓋此其任也隋亦曰諫議大夫置七人屬門下省煬帝廢之唐武德五年復置屬門下王珪爲諫議大夫嘗有諫論太

宗稱善遂詔每宰相入内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對曰彫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争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上然之龍朔二

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臨朝垂拱二年特置匭四區共為一室列于朝堂令正諫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有所投書至暮即進天寶九載改匭為獻納至德元年復改為匭

後又置諫議大夫屬中書延載元年山人武什方拜正諫議大夫平章事

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以諫議大夫屬門下凡四人

掌侍從規諫至德元年九月制諫議大夫論事自今以後不須令宰相先知乾元二年四月兩省

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勸大歷七年二月其四員外内供奉不得過正員數貞元四年五月分為左右各四員其右諫議隸中書省　初學記曰百官志諫議大夫秦官也漢初不置至武帝始因秦置之無常員皆名儒宿德為之隸光禄勲漢武改郎中令為光禄勲光武增議字為諫議大夫置三十人屬光禄勲魏依漢氏而晉宋齊並不置五代史百官志云梁陳亦置北齊依後魏集書省置諫議大夫七人隋門下省置七人唐因之減置四人

增宋史曰宋門下省置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正言

各一人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皆得諫正國初雖置諫院知院官凡六人以司諫正言充職而他官領者謂之知諫院正言司諫亦有領他職而不預諫諍者　事文類聚曰元豐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爲諫垣之長專言責焉左隷門下省右隷中書省靖康元年詔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制建炎三年詔諫議大夫不隷兩省别置局於後省之側許與兩省官

相見議事以登聞鼓院隸焉紹興二年詔中書門下後省諫院官吏並依舊赴三省内原置局處使職　續文獻通考曰金諫院無所屬設左右諫議大夫皆正四品元諫院掌規諫遺闕左右各立諫議大夫明諫議屬臺省不設此官

諫議大夫二

原方正　忠謇　漢書曰孔光字子夏經學尤明匡衡舉孔光方正爲諫議大夫　謝承後漢書虞承字叔明拜諫議大夫雅性忠謇在朝堂犯顏諫爭終不曲撓散俸祿賑給諸生言德無比　清慎

諒直 司馬彪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梁商表爲從事中郎商疾甚帝問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慎高亮可諫議大夫　謝承後漢書曰傅翻守君成轉諫議大夫天性諒直數陳讜言武帝常嘉之

獻頌 王褒獻聖主得賢臣頌拜諫大夫

明經 下韋元成事詳後謙遜接人注

增置印

請紙 唐大歷十二年諫議大夫薛之與奏諫官所上封章皆機密每進一封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則有奏人且先知請別賜諫院印以免漏泄至太和九年始置諫院印　白居易與元稹書曰僕爲諫官月請諫紙詩曰月慙諫紙二百張

劇飲

壞麻 唐書曰陽城爲諫議大夫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即自飲滿醉仆席上不能聽客語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曰吾諫官

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申直贄等累日不止閽者寒懼城愈勵 帝大怒名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得免 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原論得失 **陳讜言** 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為諫大夫是時宮室車服甚盛外戚貴寵吉上疏論得失 下詳諒直注

乘高車 **止靈臺** 東觀漢記曰郭丹字少卿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嘗為都講更始二年為諫大夫持節歸南陽自去家十三年果乘高車出關 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為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增改祕書 **仍直舍** 唐書曰張薦貞元時擢諫議大夫兼史館修撰方裴延齡用事中傷俊良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言于帝曰諫議論朝政

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不可蕪乃改爲秘書少監　宋史曰元祐元年王巖叟言近者兩省諫官出入各異户勿與給事中中書舍人通實欲限隔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末數論列爾尋詔諫官直舍仍舊

奉朝請　聞奏事　宋史曰慶歴三年田况言諫争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内朝　金史曰高汝礪爲諫議大夫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上言國家置諫議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今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不得聞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與聞從之

原天子納善　好事從遊　漢書曰貢禹字少翁元帝徵禹爲諫大夫數虚己問以政事時年穀不登禹奏言宮室制度從儉省天子納其善言　又曰揚雄字子雲以耆老久次轉爲諫大夫以疾免復名爲

諫議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肴酒以從游學 **持節南陽** **作賦**

東觀 上詳乘高車注 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尤字伯仁賈逵薦尤有揚雄之才明帝召入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拜諫議大夫 遂 **名入作賦** **從幸爲歌** 上詳作賦東觀注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爲諫大夫褒從獵所幸之宮觀爲歌頌論者以爲淫靡不急 **譏遜接人**

質樸守正 漢書曰韋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 又曰夏侯勝字長公爲諫大夫給事中勝爲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誤謂上爲君相字于上前亦以是親信 增

可兼起居 **與言得失** 唐書曰李讓夷字達心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

曰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今諫議誰歟可言其入石以馮定孫簡蕭倣李諒夷對帝曰諒夷可也又曰宋璟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

苟指朕過 又曰德宗唐安公主道薨帝悼之甚詔厚其葬時姜公輔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諫曰即賊平主必歸葬令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陸贄曰唐安之葬令累甓爲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耳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也

原朝夕論思　出入討議

耳目之官　獻納之地 白帖

何武賢良徵　孔光經學擧 漢書曰何武字君公王音擧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諫大夫 下詳方正注

增賜食廳編次　埀拱殿伏奏 宋史曰陳彭年真宗時爲右諫議大夫兼秘書監詔就賜食廳編次

太宗御集　又曰孔道輔明道二年爲右諫議大夫會郭皇后廢輔率諫官孫祖德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

諫議大夫三

增得體宋史曰田錫字表聖太平興國間釋褐居諫官即上疏極言時政真宗時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即日擢右諫議大夫

知體金史曰高汝礪字巖夫章宗時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偶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相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未幾擢爲左諫議大夫

出爲郡漢出諫官爲郡守蕭望之爲平原太守上疏曰陛下憂人出諫官爲郡甚大患也所謂憂末而棄本朝無正人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

問廷爭唐書曰劉栖楚爲右拾遺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極諫遂頟叩龍墀血被面帝動

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慰諭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者在邪以諫議大夫召之

旌直臣 宋史曰竇偁字日章太宗尹京時爲判官時賈琰爲推官偁不樂其爲人太宗嘗宴諸王偁琰與會琰言矯誕偁叱之曰巧言令色心獨不媿乎上愕然因罷會出偁爲彰義節度判官太平興國六年還左諫議大夫進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爾

原安集關西 華嶠後漢書曰鄭興更始立拜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

稱行天下 後漢書曰江革少孤奉母避亂採拾以爲養母歿赴聘官諫議大夫既而謝病歸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詔長吏歲時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巨孝之稱行于天下

增見卿延英 唐書曰鄭覃爲諫議大夫穆宗不卹政事數荒昵覃與崔郾等廷對極諫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

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詔覃曰閤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當見卿延英也

屈居諫議 又曰柳公權爲學士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為懦恐公權葢不奪帝徐曰卿有爭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

更日供奉 又曰戴胄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入供奉

軒軒甚得 又曰孔戣字君嚴累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中人劉希光受賄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為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戣得副章不肯受而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戣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聽詔斥涉峽州司馬官寵側目人爲危之戣獨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

以高節擢 又曰高元裕字景圭爲右補闕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悟換侍御史士皆相賀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

不辱吾筆

宋史曰程琳字天球以右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大噐之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

以戒貪進　又曰王旦執政凡所薦人皆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徳兩詣旦不得見意為人所毁以告向敏中為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徳敏中問之旦曰累于上前言師徳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静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敏中啓以師徳之意旦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毁人但師徳後進待我薄耳敏中固稱有闕望公弗遺旦曰第綬之使師徳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諫議尚左　又曰吕端以右諫議大夫拜參知政事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即以端為左諫議大夫立準上

故事入直　金史曰楊伯仁世宗時為諫議大夫金故事諫官詞臣入直禁中上閔其勞免其入直

愚而不正　又曰世宗時張汝霖

爲御史大夫將陵主簿高德温大收稅户米逮獄汝霖具二法上時德温有女在宫掖世宗責其顧徇汝霖踞謝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何伯仁對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等皆愚而不正者也

是益兩參政 宋史曰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閤最切于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熟聞荆公此論遂列奏 惟請舉行荆公乃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矣不許

喜諫議得君 後魏書曰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原明洛水必不入 楚國先賢傳曰陳宜字子興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洛水溢出城門校欲築塞之宜曰昔周公卜洛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未嘗入城門今數爲災異人主之過不可解塞之無益

昔王尊尚修已以禳災異況朝廷乎固知水必不入言絶而水退也

諫幻人不宜設

承誹後漢書曰陳禪字紀山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于庭安帝嘗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諫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設此尚書陳忠劾奏禪廷訕朝政請下禪獄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也

增未嘗不循序而進

宋史曰徐俯字師川爲司門郎建炎初致仕鄭湛胡直儒汪藻等薦于高宗遂以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所未有考之古今非陽城种放未嘗不循序而進願姑以所應者命之不報

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

唐書曰魏徵事太宗日益親或引至臥内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

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 居職七日上事六十章宋史曰張舜民字芸叟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方七日上事已六十章

諫議大夫四

增詩唐杜甫贈鄭諫議詩曰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 武元衡送張諫議赴闕詩曰詔書前日下丹霄頭戴儒冠脫皂貂笛怨柳營煙漠漠雲愁江館雨瀟瀟鵷鴻得路爭先翥松桂凌霜貴後彫

歸去朝端如有問玉門關外老班超　王建寄韋諫議

詩曰百年看是暫時間頭白求官亦未閑獨有龍門韋

諫議三徵不起戀青山　宋王安石送鄆州知府宋諫

議詩曰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天心初顧俊雲翼首

離潛德望完圭角儀刑壯陛廉徐鳴蒼玉珮晝校碧牙

籤綸掖清光注鑾坡茂渥霑文明誠得主政瘼尚煩砭

右府參機務東塗贊景炎廟謨資石畫兵略倚珠鈐坐

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謳謡喧井邑惠化洽蒼黔進律

朝章舊疏恩物議僉通班三殿邃徙部十城兼首路龍旗馘提封虎節嚴頒春回紺幰問俗卷彤襜舟楫商巖命熊羆渭水占治裝行入覲金鼎重調鹽

原箴後漢崔寔諫議大夫箴曰於昭上帝迪茲旣哲匪於水鑒惟人是察處有誦訓出有旅賁木鐸之求爰納道人各有攸訊政以不紛昔在大禹拜承昌言癸辛暴戾虐及於天逮于周厲慢德不蠲煦煦胥讒人謗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格庶類不堪流之彘宅防人之口譬

諸防川豈不速止潰乃潺湲潺湲尚塞言擁為賊默默之患用顛厥國諫臣司議敢告執巽

增論唐韓愈爭臣論曰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問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

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下大夫之職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通議郎

朝議郎　承議郎　承德郎　承直郎

儒林郎　承務郎　宣德郎　通直郎

朝請郎　朝散郎　文林郎　承事郎　宣義郎

給事郎　徵事郎　承奉郎　從仕郎　修職郎

迪功郎　修職佐郎　迪功佐郎　登仕郎

將仕郎　登仕佐郎　將仕佐郎附

議郎

童子郎

士

原杜氏通典曰通議郎隋置散官隋文帝于吏部別置通議朝議朝請朝散給事承奉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騎屯騎驍騎遊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皆爲郎下皆爲尉散官番直常出入使監校至煬帝皆罷　唐改通議爲奉議郎顯慶制縣公出身正六品上叙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朝議郎承議郎並隋置散官唐因之顯慶五年八月制郡公出身以正六品下叙　增宋無朝議郎有承議郎金元明俱無　承德郎承直郎承德郎金所更定承直郎古無此階宋崇寧二年置承直郎以下七階換舊制選人七階金正七品上曰承德郎下

曰承直郎元爲正六品明正六品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　原儒林郎承務郎儒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前史儒林傳之義唐因之承務郎唐置蓋因隋尚書省二十四司承務郎之名也　增宋至明俱有金從七品上曰承務郎下曰儒林郎元爲正七品明從六品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儒士出身　原宣德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增宋政和間避宣德門改爲宣教郎金元無明正六品内宣德郎吏才幹出身　原通直郎隋置三十人

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為宿直者也因此為名唐因之　增宋自通直郎以上係陞朝官金元以後無　原朝請郎隋置散官蓋採晉宋齊梁陳並有奉朝請為名唐因之顯慶制侯出身正七品上叙　增宋有金元以後無　原文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北齊文林郎徵文學之士以充之義唐因之　增宋至明俱有　承事郎古無此階宋元豐更官制以承事郎為狀元及第宰相任子之初官金正八品上曰文林郎下曰承事郎

元爲正七品明正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儒士
出身　原宣義郎隋置游騎尉散官唐改爲宣義郎蓋
取梁宣義將軍之名顯慶制男出身從七品上敘　增宋有金元無
明正七品内宣義郎吏才幹出身　原給事郎徵事郎
承奉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增宋無給事徵事元豐更
官制以承奉郎爲執政任子初官金從八品有徵事郎
元爲從七品明改爲徵仕郎　從士郎金置從八品上
曰徵事郎下曰從仕郎元爲從七品明從七品初授從

仕郎陞授徵仕郎　修職郎迪功郎宋所更定金元無明正八品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　修職佐郎迪功佐郎明從八品初授迪功佐郎陞授修職佐郎　原登仕郎唐置　將仕郎隋置散官唐因之自通議以下令並爲文散官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政和年間改登仕郎爲修職郎改將仕郎爲迪功郎以從政修職迪功郎易通仕登仕將仕郎其通仕登仕將仕三階係奏補未出官人金復置正九品上曰登仕郎下曰將仕郎元爲

從八品明正九品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　登仕佐郎將仕佐郎金大定十四年增置從九品上曰登仕佐郎下曰將仕佐郎元爲從八品明從九品初授將仕佐郎陞授登仕佐郎

杜氏通典唐散官自五品依本品衣服而無祿俸不朝會自六品以下黃衣執笏于尚書省分番上下兩番以上即便隨番許練通時務者始得參選武德令執事高者解散官次一階不至者爲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十一年改令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其次一階依舊爲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官階相當無行無守其子孫用廕皆依散官其後類例分錯難可悉舉乾封元年正月制内外官九品以上加一階一品以上加二階八品以下更加勳轉乾封以前未有泛階應入三品皆以恩舊特拜入

五品者多因選敘計階至朝散夫夫以下奏取進止每年量多少進敘餘依本品授官若滿三計至即一切聽入乾封以後始有泛階入五品三品　正續文獻通考宋初省臺寺監之官特以寄禄皆不領本職神宗元豐三年始按唐六典肇新官制凡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文階自開府至將仕爲二十四金郎階比舊少朝議朝請朝散朝奉承議奉議通直宣義徵事給事承奉從仕從政修職迪功諸名而承德承直承務承事徵事從仕登仕將仕皆金所更定也　元四十二階自一品至五品爲宣授六品至九品爲勑授勑授則中書署牒宣授則以制命之一品至五品者服紫六品至七品者服緋八品至九品者服綠　明會典散官自榮禄大夫至登仕佐郎九等十八級有初授陞授加授以歷考爲差在京文職初授散官春秋類題或遇覃恩槩與陞授惟考滿仍舊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白身人入仕并雜職人等初入流者與對品初授散官任

内歷俸三年初考稱職與陞授散官又歷俸三年再考功蹟顯著者方與加授散官若考覈平常者止與初授凡封贈文官散官如上階特進榮祿大夫光祿大夫之類非特奉旨者不與

議郎

原令說尚書 續漢書曰桓榮字子春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上名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

使祠陵廟 益部耆舊傳曰李尤字伯仁爲議郎安帝寢疾使尤祠陵廟肅愼齋潔辭祝俱美上疾有瘳

德行高妙 東觀漢記曰黃瓊字世英以德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

篤行清苦 謝承後漢書曰石苞字延博爲諸生篤行清苦學五經徵拜議郎

秩比六百石 漢舊儀曰議郎郎中秦官也議郎秩比六百石特徵賢良方正敦朴有道第公府掾試博士者拜郎中也

議郎十二人又曰議郎十二人不屬署不直事侍御史遷補博士諸侯王郎中令　孔光
明經學漢書曰孔光經學尤明年未四十舉為議郎也　名馴有志行東觀漢記曰名
馴字伯春以志行稱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名伯春以明經學有志行能講論拜議郎　甄宇以
儒學拜又曰甄宇字子曾以儒學拜議郎　張承以方正拜魏志曰張承字公先
少知名以方正拜為議郎　劉淑諸儒之表謝承後漢書曰劉淑字仲承舉賢良方正對策
十二科為天下諸儒之表擢為議郎　趙亭質稟純粹晉起居注太康中詔曰議郎趙亭質
稟純粹思議通濟學之有舊方欲叙授而得此薦意常念之　吳良疏薦為議郎後漢
書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

何薦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

蘇章高第爲議郎後漢書曰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

童子郎

原謝廉通經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内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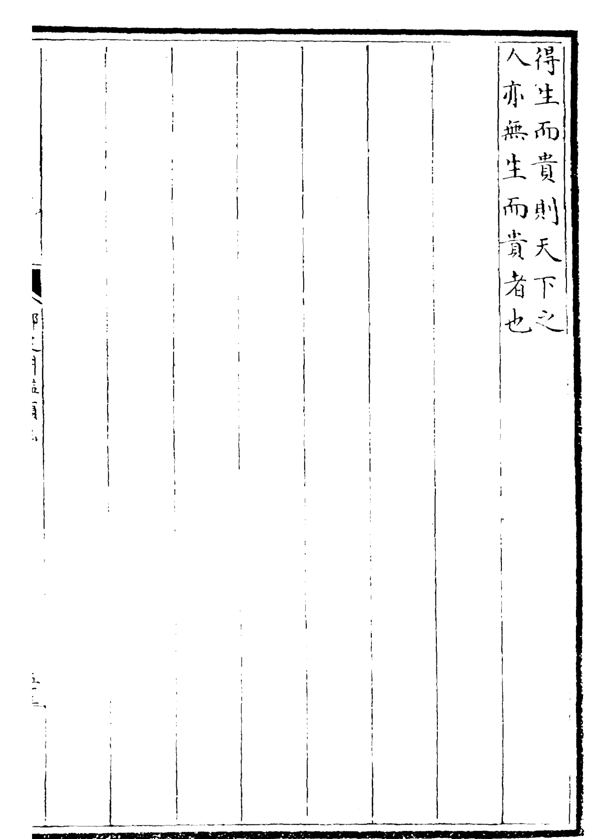
伯達試經魏志曰司馬朗字伯達年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

六品子弟晉要事曰咸康七年尚書僕射諸葛恢奏恭皇后今當山陵依舊公卿六品清官子弟爲挽郎非古也豈有牽曳國士爲之役

夫請悉罷之　委貌冠都布衣續漢書百官志曰輜車拂挽為公卿子弟六卿十人挽兩邊白索幘委貌冠都布衣也

士

原能治上官周書曰人生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人　使不辱命論語孔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通古今辨然否白虎通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　無生得貴由士而起又曰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為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為天子必先試于士故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案士冠禮鄭注曰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賈疏曰天子之元子雖四加與十二而冠其行事猶依士禮也故云猶士也元子尚不



得生而貴則天下之
人亦無生而貴者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九十七

謹案第十一頁前八行輅車施耳後户一乘刊本

輅訛輅據晉書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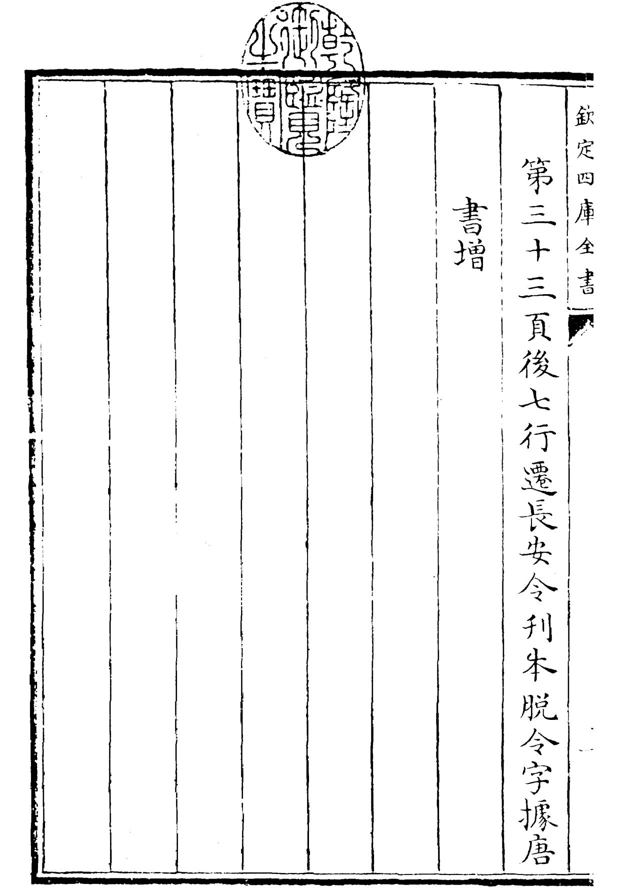
軍下脱下字又上訛下據通典增改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先帝賢而傳朕刊本朕訛服

詠頌其美刊本其訛甚據漢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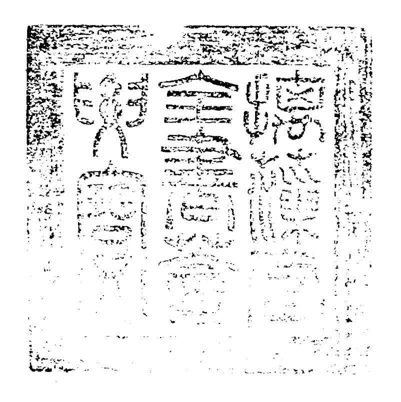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頁前一行後漢因之刊本脱漢字據通

典增



第三十三頁後七行遷長安令刋本脱令字據唐

書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閻學澄